



食光

# 子长煎饼

郝随穗

如钻,晶莹剔透。这是做子长煎饼的核心食材。

做煎饼的手艺人,往往要提前到西门坪挑回石缝里流出来的泉水,用来浸泡荞麦糝子。手艺人把浸泡了数小时的荞麦糝子摊在一块大案板上,用手掌反复搓揉成黏稠糊状,再用筛子过滤去其杂质,将过滤下的精粉用水稀释为流动糊状,然后再用炭炭烧热的铁鏊上摊烙,每张煎饼在铁鏊上不到三秒钟就熟了,随即用手捡起,晾在高粱秸秆做的不粘且透气的盖子上。成型后的煎饼一般为手掌大小的椭圆形,薄如蝉翼、色如白银、劲道有韧。食用时卷入自制的卤水豆腐干、凉菜等就形成了可口的子长煎饼。

手端一份煎饼,浇上精酿而成的米醋、蒜汤、韭花酱、辣油、西红柿酱、芝麻和秘制辣酱等汤汁酱料。一份煎饼下肚后,酸辣提神、填饱解困,十足的口福感充盈。最后来一碗用泉水、蒜泥、米醋、芝麻等调料调制的大盆凉汤,简直就是—次美妙的味蕾享受。

地处特殊地理位置的子长,在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煎饼皮的柔薄软和、豆腐干的瓷实硬道,几道汤汁的酸辣和清淡,像极了软硬相衬相合之后的子长人的特性,在两种文化的漫长对抗、磨合和融合中,子长水土培育

的子长文化和养育的子长人呈现的聪颖、刚烈、包容、开创等特点昭然可见。由此,一份子长煎饼就吃出了满满的人间烟火味和人间的世态百相、欢乐与悲伤。

我是吃着子长煎饼长大的。小的时候,到了盛夏,母亲和庄里的人常常会站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等挑着担子叫卖煎饼的人。买好后,母亲小心翼翼地把煎饼碗端在手里,用筷子轮着给我和妹妹喂。酸辣开胃、消暑降温的小煎饼一小卷一小卷地整整齐齐摆放在碗里,像极了美食中的艺术品。母亲说,吃了这煎饼长个头、变聪明。

小时候,村里有一户人家做的煎饼很受欢迎。他的煎饼皮薄馅多,各种蘸料用的都是好原料,特别是那秘制辣酱,香得让人垂涎不已。他挑着担子在周围几个村子里卖,那一口辣子酱成为他煎饼的招牌,不少城里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人也专门到村里来吃。如果是在各个节令时,他的煎饼会被早早订购一空。有不少人要跟他学做辣子酱,他总是留一手。母亲说这个辣子酱做起来有难度,只要掌握了窍道,也不难。母亲把秋天的新鲜红辣椒在石碾子上碾成糊状,加入大颗粒盐和杏仁,盛在一个粗瓷盆中,放在外面的墙头上晾晒一个礼拜后,将

辣子酱分别装在小罐里密封,过半个月后打开罐子后香气扑鼻。母亲做的煎饼是大如锅盖的那种农家煎饼,里面卷的是子长三丝凉菜,再蘸上新制的辣酱,香气扑鼻。我狼吞虎咽,不一会儿便吃个精光。

有外地的朋友来子长,我常常会带他们去吃子长煎饼。一位朋友亲见了子长煎饼考究的加工流程,又听闻子长煎饼是古代灾年和战乱时诞生的一种应急食物,不禁肃然起敬。他感慨地说道,原来子长煎饼承载的不仅是一道美食的意义,还有子长的历史和文化。

子长人爱吃煎饼,一年四季天天如此。炎日下吃,内聚清凉消暑祛燥。隆冬时节的大雪中吃,满腹酸辣聚气抵寒。古往今来年年月月吃,吃的就是苍茫大地上的风月和春秋,吃的就是寒来暑往中的五味杂陈。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食材的丰富性不断介入到各种美食中,现在,子长煎饼从以豆腐干为主的传统煎饼,拓宽到海鲜煎饼、牛羊肉煎饼等数十余种。小小煎饼可谓包罗万象,天南地北的食材被融入子长煎饼之中,形成了宽厚包容、刚柔兼具的特点,如同子长人,放之四海而皆受欢迎。

子长煎饼馆遍布每一条街道,穿行在建于元代初年的瓦窑堡中山街、具有现代化气息的迎宾路和安定东路大街上,我看到了子长煎饼的前世今生,看到了这方水土的过往和现在。



诗海

## 优秀之后更优秀

——写在延大北京校友会换届之际

忽培元

恢复高考喜泪流,考入延大壮志酬。黄卷青灯不觉苦,师生长爱谱春秋。离别延大四十载,母校常在梦中留。水有源头树有根,熔炉炼就硬骨头。无论担子有多重,咬牙切齿朝前走。今日校友得欢聚,团结高唱信天游。延安精神延大人,革故鼎新创新路。延河后浪推前浪,优秀之后更优秀。

## 写给故乡的诗(组诗)

高艳

### 风过金汤

推开木门,红砖是群战士  
静静守护泥窑的魂  
桌边的油灯,每道锈迹都照亮远方  
打着补丁的被褥和太阳一样  
温暖着少年的胸膛

云来凝望院落,寻找书声朗朗的身影  
燕子掠过屋檐,飞进红色村庄  
听树叶沙沙,诉说红色往事  
风吹响黄土高坡的号角  
玉米林传来战斗的枪声  
洛河水挽起臂膀

四月雷声响彻云霄  
天空闭上蓝色的眼睛  
灰色云雾泪封一颗恒星  
黄河岸边,山一样的影子倒下  
泥土哽咽,说不出话

掀开陕北的土壤  
捡起你摘下的星辰  
有几块破碎残片  
记录遍体鳞伤的岁月  
你耕耘过的黄土地  
年复一年  
梨花从空地绽放在风中

### 三台山游记

山路蜿蜒,流淌着不安  
树木都呼吸着奋起  
故事里的脚印漫步在白云深处  
而我,被阳光压榨出灵魂的狂热  
崇拜目所能及的土地和山川

肆意而为的草场起嘴角宣告主权  
翠绿的清帐,鹅黄的落叶  
围绕着一座六角亭木  
我没有勇气爬到山顶  
只能仰望巍峨的高度

山脚下的村庄演着千篇一律的话剧  
有些台词,我曾与人对白过  
在河流的面前,众生平等  
月亮已离去,打发几颗星辰  
给梦留一点空白

风向北吹  
山的那边听到一丝轻叹  
除了山,还是山  
土地终将把我们掩埋

### 做象咀山的一块石头

来到象咀山,星眸重生  
不知是目光孕育树林  
还是林木滋养双眼  
又是谁困扰洛河水的脚步

做象咀山的一块石头  
守护峡谷四季烟雨朦胧  
或者随潺潺溪流奔向远方  
如果象咀山开启一段恋情  
诗意会追逐云端身影  
泥土袒露翠绿的心事

做象咀山的一块石头  
把悬崖抹不去的记忆酿成酒  
如果宿命隐藏在村庄  
我会留下一串露珠  
等岁月升起橘红  
当世间飘洒清冷的雪  
我就滚落到山脚  
从一个梦开始,播种粮食



九州

# 壶口观瀑记

张国全

漫起水雾,凉凉的,湿湿的,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转过一个弯,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屏住了呼吸:只见滔滔黄河水,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在壶口处骤然收束,跌入深深的峡谷之中,激起漫天的水雾和浪花。

我迫不及待地向瀑布靠近,脚下的岩石因被河水常年冲刷而显得格外湿滑。小心翼翼地走着,终于来到了瀑布近前。此时,那轰鸣声愈发震耳欲聋,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声音所填满。抬头望去,瀑布如银河倒挂,飞泻而下,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虎啸龙吟。黄色的河水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谷底,溅起数十米高的水花,如烟,如雾,如尘。

站在瀑布边,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那汹涌澎湃的河水,仿佛有无穷的力量,能够摧毁一切阻挡它的东西。而在这强大的力量面前,我是如此的渺小和脆弱。但同时,我也被这大自然的伟力所深深折

服,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敬畏之情。壶口瀑布的水,不仅仅是水,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也毫不犹豫地纵身跃下,即便是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这种决绝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让我想起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我们的民族,不正是在无数的艰难险阻中,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才走到了今天吗?

望着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水,我思绪万千。朱自清先生曾在他的散文中写道:“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而眼前的黄河水,却以它磅礴的气势,向我们诉说着时间的永恒和生命的不息。它从远古走来,历经了无数的风雨沧桑,却依然保持着那份豪迈与激情。

在壶口瀑布旁,我久久伫立,不愿离

去。阳光透过水雾,折射出一道绚丽的彩虹,宛如一座通往仙境的桥梁。我想,这或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虔诚观者的一份馈赠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夕阳西下,天边泛起了一抹绚丽的晚霞。此时的壶口瀑布,在余晖的映照下显得更加雄浑壮美。河水依然奔腾咆哮着,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着它的存在和力量。

我带着满心的震撼与感动,缓缓离开了壶口瀑布。但那壮观的景象,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中,成为了我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归途中,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壶口瀑布的雄伟壮观,让我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愿像那黄河水一样,勇往直前,不畏艰难,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远方。

# 时时闪烁着古远的光芒

傅鹏飞

城市。两者之比较,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明进步程度。

翻阅西方人的建城史,公元前800年至1000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有了以广场为中心的城市设计与规划。华夏民族的建城史比西方整整早了1500多年。

石峁古城优越的“方位性”。从地理方位看,石峁古城处于长城脚下,黄河秦晋大峡谷西侧之北端,与毛乌素沙漠连为一体,属于游牧区,直到今天还是传统的游牧版块。南面是干旱的黄土高原,属于半农半牧区,也就是说石峁是以游牧为主的部落。

石峁人选择在这里建城,后面有富庶的河套平原,侧面有黄河大峡谷,前面有黄土高原作为屏障,秃尾河保障水源。向北可以直入草原大漠,向南可以深入中原大地,又身居山城,得心应手,迂回自如,是战略上的安排,也是战术上的设计。说明黄帝部落的核心在陕北,活动范围先北后南,从大漠至中原,乃至西亚一带。

这一历史过程符合史书记载,也在说明黄帝部落的强悍。主动出击,征服了西南的炎帝部落和东南的蚩尤部落,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础。

## 二

石峁古城是“谁”的城市?我们知道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是不建城的,或有小型居住点。直到1600年前,匈奴人赫连勃勃才在无定河上游建立了统万城,呈现了少数民族的唯一城市。那么,游牧民族在这个时期为什么会出如此庞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究竟是谁建的?居住着哪个民族?答案让研究者难以捉摸,几番论证几番忧。

或许石峁古城还是与黄帝部落有关。因为唯实力强大的黄帝部落才可能建筑大的城市。这样的论述也符合历史记载。黄帝家在哪?《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在哪呢?司马迁少记了一笔,好在《汉书·地理志》载:“上郡,秦置。县二十三,阳周、桥山

在南,有黄帝冢。”指出桥山在阳周县的南面,有黄帝冢。《水经注》载:“古阳周在走马水(今准宁河或大理河)北,应在陕西延安府安定县北。”阳周故城究竟在哪?这是问题的核心,搞清楚这个问题,黄帝葬在哪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基于此,一些专家便下定论,说阳周故城在陕北子长市李家岔镇曹家坟村,因为这里有故城遗址,地理方位与史书记载吻合。

可是,专家们提出陕北靖边古城游说和杨桥畔古城说等,这些地方均有故城遗址和地理方位的说明。对此,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不得一致。即或是《水经注》中的“走马水”有人说是准宁河,有人说是大理河。如此记载,黄帝葬桥山,桥山在哪?在阳周之南。阳周在哪?众知,阳周也是秦朝蒙恬大将罹难之处,埋葬在今天的绥德县城大理河北岸。从地理位置上讲具有合理性,如此而论,黄帝冢在今子长安定北。

黄帝是陕北人吗?如果说石峁古城是黄帝部落,说明黄帝首先生存、生活在北方,而后向外扩张。石峁人就是黄帝后裔,并建筑石峁城,随着疆域的拓展,其他都城的建立,或因北方少数民族的外侵,弃之南迁。

《山海经·西山经》:“又北二百二十里,曰孟山,其阴多铁,其阳多铜,其兽多白狼白虎,其鸟多白雉白翟。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孟山是今白于山,河是今黄河。山中白色动物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便崇尚“白色”。崇尚白色的民族正是狄人。也就是说狄族人生活在陕北,是陕北人的老祖先。

今天的陕北人依然崇尚白色。甘泉县雨岔沟一道川的百姓,至今对“白狗”格外推崇,有一套完整的民俗礼仪讲究。《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即白狄,说明黄帝是白狄的祖先,长期生活在早期的陕北。《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



寻迹

去石峁的那天,初冬的气息已有了寒意,心却是极其滚烫的。当小心翼翼地融入石峁古城的怀抱后,那种特有的广度、热度、强度,激起了心底的震荡与呐喊。一颗敬仰、敬畏之心再次被点燃。

石峁古城呈现出一种阳刚之美,似一位老者,庄严、壮美、伟岸,时时检阅着华夏民族的兴与衰。

石峁古城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时时闪烁着古远的光芒,印证着今天的文明,也许是叩开华夏民族神秘典籍的敲门砖。

## 一

石峁古城在于“大”,大得意外!古城有正在挖掘中的“皇城”。究竟是“皇城”还是“皇城”?两字音同字不同,含义不同。如果是“皇城”,与黄帝部落有直接关系;如果是“皇城”,也许如一些专家所言大概与夏朝有关,或另有含义。古城有内城已经挖掘出来,来者可观看。内城是否已经挖掘完毕,不为笔者所知,也许也不被考古人员完全掌握。既然有内城,必然有外城。外城应该是一个更为宽泛的区域,居住的是普通百姓。周边还有十多个卫城。

这座城市以“皇城”为中心,内城、外城、卫城逐渐向外延伸,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史上空前最大城址。据统计,面积约425万平方米,完全超越普通意义上传统城市的面积。说明当时石峁城市的规模之大,人口之多,实力之强,居住着能够影响历史走向的贵族人物。

石峁古城在于“早”,早得惊叹!据考证,这座古城出现在公元前2300年,比夏朝的建立早230年左右,延续至公元前1900年,前后400多年,跨4个世纪,距今4300多年,属于黄帝时期。如此而论,石峁是黄帝后裔的主要、重要部落所在地。

看到石峁古城,自然会联想到同一块土地上的“芦山岗遗址”。石峁在北,芦山岗在南。“芦山岗遗址”只是一个城市的雏形,早于石峁古城230年,还不能称之为